



随笔

车前草

查鸿林

周末,去了趟乡下。

去乡下一定得踩一踩杂草丛生的田埂,才能领悟乡间的宁静、随意、充满生机的感觉。如今乡间的沟渠和路面大多硬化,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既有沟渠也有土路的田埂。

渠是一条灌溉渠,原模原样,蜿蜒着伸向远方。渠水清浅,缓缓流动,鱼虾在水里浮游,偶尔还能听到“扑通”的落水声,只见青蛙伸展四肢运动员般灵活入水的靓丽身影;土路不宽,一米左右,从与水渠里水的分界线开始到与稻田连接处,一条倒U形的田埂,铺满了青翠的、恣意生长的各种野草,挨挨挤挤,但看不到儿时记忆里被踏踩出裸露蜿蜒的土径。踏踩着草埂,像走在海绵上柔软,几只花蝶在草地上寻寻觅觅,蜻蜓也在身边翩翩伴舞。蛙鸣蝉叫,小虫呢喃,渠水潺潺。

我蹲下身子,像儿时玩草般,仔细辨认着杂草。巴根草像手掌般张开,紧贴着地面匍匐,用柔弱的身子护卫着领地;狗尾巴草则齐刷刷一丛丛从田埂两边向上挺立,森林般密实;车前草一簇簇与巴根草争夺地盘,在巴根草恣意伸展的空间里扎根。还有蒿草、艾草、蒲公英、马齿苋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草,都在田埂上见缝插针立足,潇潇洒洒地葳蕤着。

这些杂草中,我最喜车前草,曾与其有过一段故事。小时,有一年在乡下外婆家,和小伙伴疯玩疯吃,吃坏了肚子,外婆去田野里挖了半篮子带有抽茎开花的小草,洗净煮水,让我连服几次,很快腹泻就好了。我从小眼睛不好,外婆常年煮这种草的水给我洗眼,说能治眼病。我问外婆那是什么,外婆说那叫车前草,从此我就记住了车前草的名字。以后每去乡下,在田野里,我就注意起车前草来,车前草的根茎短,肥厚,有很多的须状根,叶片非常薄,形状为宽卵形,边缘波状,叶片平滑,它夏天开淡紫色或白色的小花,从根处伸出几个小柱状花,穗状花序,秋天结几个椭圆形的果子,细小明亮,称为“车前

子”。有一年我好奇,摘了几粒带回家,种在荒着的花盆里,不久,花盆居然生机盎然起来。

我问过外婆为什么叫车前草这样好听的名字,她笑着摇头说,都这么叫,叫了几十年,我也就这么叫了。后来在一本关于花草的书里,作者这样介绍说,相传汉代名将霍去病,有一次出征匈奴,被围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,由于水源奇缺,许多将士小便不下,面部浮肿,霍将军正在着急之际,一兵士上来报告,说所有的战马安然无恙,仔细观察,原来是马吃了长在战车前面的一种野草。霍将军立即命令伙夫军,将这种野草煎煮成大锅汤,分给所有的将士喝,将士们喝了这种野草汤后,病症奇迹般痊愈。因为这种野草是生长在停放战车的前面,所以取名“车前草”。

关注车前草,也就喜欢看与其有关的文章。一日,还看到这样一个故事:北宋文学家欧阳修,时任参知政事时,忽患暴痢,每天腹泻数次,腹痛肠鸣,延医数名,皆不能奏效。仁宗皇帝派宫中御医会诊,诸方用遍未见好转。忽一日,相府门前来一老者,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手摇铜铃,声称有回天方。家人急禀,苦无办法的相府连忙致请,把脉视病,游医取出20包草药,嘱咐水煎服,每次1包,米汤送下。服至3包,腹泻次数减少,服至10包,病去大半,腹胀、水肿全消,已能进食,服完20包,疾病痊愈。众医哗然,问其是何良药,游医取出车前子。欧阳修病愈大喜,提笔书曰:“余患暴痢气欲绝,国医圣手无奈何,牛医送来车前子,孰知民间有仙药”。虽为传说,但车前草、车前子中医入药,确是不争的事实。

车前草虽不名贵,也没有显赫的地位,但它始终保持自我,默默地替人类做出奉献,为民间称道。眼前的脚下,一棵棵的车前草,迎风摇曳,在草的大家族中毫不起眼,也不招摇,任凭狂风暴雨,电闪雷鸣,严冬酷暑,也毫不变色,无畏无惧,顽强生长。一棵小草,初心不改,多么难能可贵。

晚风唱小城

张晓旭

上。往南骑行三五分钟,烧烤摊上的噼啪作响,烤面筋的孜然味儿、冰镇啤酒的麦芽香显得格外鲜活,一股脑地偷袭着味觉的阵地。几个年轻人围坐一桌,啤酒瓶东倒西歪,说话声愈来愈大。隔壁桌的中年男子独自啜饮,时不时低头看一眼手机。朋友的鼻尖上挂着一滴汗,将落未落。“快走!”我们嘻嘻哈哈带着馋虫驶进了夜色。

最动人的歌声藏在老城墙根下。那里有个老人用二胡拉着《二泉映月》,晚风轻轻掀起琴筒下的松香粉末,月光般撒在听众的肩头。一个穿背心的老爷子独自跟着哼唱,晚风也沉醉,渐渐地,灯红酒绿越来越远,一切都变得宁静起来。外环路上,路灯的光线昏黄,像奶奶缝衣服时用的油灯,将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,周而复始。偶尔会遇见几只猫,见我们过来,弓着背蹿进花丛,惊起一片飞虫,在灯光里划出银亮的弧线。孩子小声说:“妈妈你看,星星掉下来了。”后座上的他软软环着我的腰,体温透过薄衫传来,和晚风一前一后拥抱着我。

夜渐深,风也凉了些。我们驶过新建的商业区,玻璃幕墙将霓虹灯光切碎又重组,变幻出奇异图案。几个外卖骑手聚在路边休息,头盔摘了搁在车上,头发被汗水浸得透湿。他们互相递烟,说笑,手机还时不时响起新订单的提示音。

天宝物华铸丹心

日月

7月的北京,骄阳似火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,一群身穿印有“天宝物华”字样工作服的安装工人正冒着酷暑,一丝不苟,安装着自己亲手制造一扇扇精美而庄重的沉甸甸铜门……谁曾想到这批安装工人,居然来自合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天宝物华(合肥)园区。工人的领导名叫施道权。了解他的人都知晓,他是一个地道农家子弟。上世纪90年代,他告别肥西老家,孤身一人到北京打拼创业。并于2008年在北京丰台创办一家专营制作铜门窗的装饰企业,且在业内小有名气。

在一次偶然的会里,施道权有幸结识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著名教授陶如让先生。陶老是合肥人,一直从事工艺美术教育,曾是著名美术大师韩美林的老师,可谓桃李满天下。陶老一见这位家乡憨厚朴实的老乡,格外亲切,并结下忘年之交。

有天,陶老应邀到施道权创办的企业作客,一看公司生产的铜门雕花,栩栩如生,生动形象。顿时灵感来了,便叫施道权拿来纸墨砚,饶有兴趣地信手写下“天宝物华”四个大字,以褒奖施道权企业的铜艺水准。陶老告诉他,天宝物华,乃天然宝物,万物精华。闲聊中,陶老无意中谈到如能把工艺美术融会贯通到铜器制作之中,企业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说者无间,听者有心。施道权听了这番话,茅塞顿开。心中一下“活跃”起来:自己制作铜门窗,固然重要,做得再好,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个装饰企业。但要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、生命力,就得把文化街入铜制品始终,赋予铜文化内涵,凸现独有风格特色。只有这样,才有广阔市场。于是,施道权就把公司名称改为“天宝物华”,以此为企业追寻目标。

名称好改,业态升级转型就难了。施道权对工艺美术,一窍不通。要想把一块块铜板材,制成一件件艺术品,赋予生命,赋予灵魂,谈何容易。铜工艺品,构图精细,线条流畅,刀功细腻,敲锤有度,简繁并存,着色考究,工艺精湛,流程复杂……一天都没受过工艺美术教育的施道权这下犯难了。

陶老的点拨,只能起个抛砖引玉作用。

俗话说:“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。”施道权悟性特别好。他想:自己虽没有这身手艺,但可以广纳能工巧匠,借鸡下蛋,借船出海呀!心动不如行动。为此,施道权不惜花重金聘请一些工艺美术师、非遗传承人来公司担任常年艺术顾问和设计师,与一些艺术高校开展校企合作,经常邀请工艺美术师来企业进行艺术创作,邀请专家来企业现场传授技艺,还在企业成立“艺术大师工作室”“创意设计中心”“铜艺术品打样中心”和铜艺术展示馆,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、精力从事铜版画研究和铜艺文创产品研发,着力打造铜艺术魅力。

有志者事竟成。施道权的心血没白费,他无论是中标承接什么大工程,还是利润微薄小项目;无论是制作大到城市雕塑、浮雕幕墙、铜质门窗、铜艺家具、铜艺桥梁、铜艺凉亭、铜版画,还是承接制作铜质扶手、灯饰、挂件等小“单子”,以及一些精美的文创产品,施道权和他的团队都秉承工匠精神,从细节做起,精心设计,倾心创作,耐心打磨。很快在业内就以“设计新颖,工艺精湛,质量优异,诚实守信”而赢得一个好口碑。

施道权成功不忘回报家乡。2018年8月,他毅然决然地把公司从北京整体搬迁回到肥西老家,投资兴建天宝物华(合肥)园区,专门从事铜艺品生产和深加工。

为铭记历史,勿忘国耻,缅怀先烈,面向未来,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决定: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和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到来之际,对纪念馆进行改造升级,天宝物华(合肥)园区一举中得制作并安装纪念馆铜门的标段。

铜门,是整个纪念馆的门面,来不得半点马虎。为不辱使命,施道权和他的工友们在专家的精心指导下,弘扬工匠精神,加班加点,严格流程,全力打造,精雕细刻,工艺精益,连续奋战40天,就将一扇扇凹凸有致、美轮美奂的铜门,安全运抵北京,并一一安装到位。

季节

夏天的夜晚,灰蓝微紫的暮色逐渐隐去,晚风终于穿透潮湿闷热,扑面而来。一拧电门,电动车的车把轻轻地晃了晃,我们就像被晚风推着蒲公英,慢慢地飘进平整的甬路。骑着电动车兜兜风,兜兜清凉,兜兜小美满。看晚风依恋大树,一路法桐静默,一路银杏微醺,一路垂柳低眉,一路绿染叠嶂,我们似游鱼穿梭其间,晚风的袖子比得过真丝锦缎。看晚风低语路灯,灯光拉丝成橘子糖瓣儿,摇摇晃晃的甜蜜,我和朋友的身影荡起涟漪。看晚风轻吻东南方的月亮,月亮走我也走,孩子们尖叫着和星星参北斗。

路上三三两两散步的人,有老人拄着拐杖踱步,有年轻情侣依偎着私语,也有如我们这般全家出动的。一个小女孩穿着发光鞋,每走一步就亮一下,活像只萤火虫。

中心广场永远是最热闹的地方。广场舞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发颤,舞者动作整齐划一,脸上的表情却各不相同。有的严肃如临大敌,有的含笑似沐春风,还有的心不在焉,眼睛不住地往旁边瞟。音响旁的老头儿保温杯里飘出茉莉茶香,被风搅碎了撒向人群。踢毽子的、打羽毛球的、侃大山的……在眼前一一掠过,随着晚风变成了岁月静好的模样。

喧嚣声被晚风裁成细条,缠在路边的树叶

